

歷史空間

■ 朵拉

在無名夜市買了一顆本心

南方城市的夜在秋天亦稍帶寒意。

我是在離開旅館往外走時才感覺出來，幸好走前隨手拎件風衣，同行的Y是台灣作家，對四季比較敏感，見我在門口就打了一個寒顫，提醒我：「怎麼不把手上的外衣穿上呢？」

來自長年都是夏，一雨便成秋的热帶遊客，長期習慣單衣行走，忘記風衣可以驅寒禦冷。陣陣寒風吹襲下，本能地想退卻回房休息，又不捨得陌生秋夜的風景誘惑，聽話套上風衣，果然添加暖和後，愉悅放心，前路因此可以繼續走下去。

夜市距離夜宿的地方有一段路。晚上的街道因路燈少，有點陰暗，由於有數人相伴同行，黯、冷和遠便不足以成為阻礙。何況異鄉的秋夜，單獨一人耽在幽僻荒涼的陌生旅館裡，緘默無聲的寂寞來襲時，恐怕過於全神貫注，便就無從逃避和難以對抗。

百年老旅館，乍聽之下，曾經充滿憧憬，住過好幾家以後，對傳統老屋的所有美好幻想都被現實中潮濕而腐朽的味道打破。名稱雖好，名堂亦響，但管理層在維持旅館的衛生及其他瑣細小節，屬於軟件的那一方面，無法達致讓人愉悅和讚賞的程度。如今聽到景仰的著名大人物曾經留宿的旅館，已經無法再誘惑我。之前數回不甚愉快的暫居經驗，使得從前令人眷戀和迷惑的美名和盛名，失去原有的吸引力。

這就是同團朋友在晚餐後建議出去逛街，我沒有絲毫猶豫，便點頭說好的主要原因。

亦不容否認，自己是一個快要喪失了孤獨能力的人。

從前獨來獨往，不喜多人場合，不愛與人應酬，不肯笑臉相對。孤獨或許足夠產生創作能量，也可

能更有時間和空間來自我省思，但是，其中面對寂寞的哀傷與磨難，讓絲絲悲涼在心上不停地劃着越來越明顯、越來越深刻的黑色線條。

不顧低頭，只想有一點改變。

遠遠瞧見一路燈光，並非輝煌璀璨的四射光芒，遙望過去僅是昏昏黯黯的一片模糊光影，在溫柔清冷的夜風中陰森森寒慘慘地亮着，宛如過去得太久已經無從回憶的那些逐漸不甚清晰的滄桑歲月。

「是那邊嗎？」有人指着微亮的街道問。

「好像不是呢。」有人停下腳步，越趨不前。

「剛剛問過門口的老伯，他說是往東邊走的。」

「東邊？是哪個方向？」我們說話的習慣是往左往右，至於東西南北如何區分，不是太明白。

終於有人下定論：「往有燈光的地方走，一定沒錯。」

大家原本猶豫不決的腳步，同時朝着恍惚燈光的方向蹣跚過去，果然走進一路紛亂喧鬧的人群中。

攤檔低低矮矮，擺在桌上的各式貨品，以古樸的小物件居多——販者爭着對顧客辯說，這兒擺賣的全是自古墓裡掘出來的飾物、有的是已經脫了漆色的銅雕、缺了一角的透明瓷碗、生鏽斑駁的香爐、裂痕累累的碧玉手鐲、晶瑩剔透的玉墜子、僅只手掌一握的紫紅色小茶壺、翡翠色的琉璃瓦、殘缺不全造型各異的種類不一的古代小首飾。

一攤一檔緩步行過，像在觀看人世的滄桑和歲月的流轉。對着隨意擺設的粗拙和精緻的琳琅滿目的物品，神秘無邊的想像紛至沓來，年代久遠的故事彷彿沉澱在老朽而滿是痕跡的古物上，到底誰才是真正的主人？

曾經經歷過的繁華一概落盡、所有恩怨情仇也全都消逝無蹤，再珍貴的物品於時代的風中漂泊過後，任由時間流逝而它們仍然存在，黯然沉默地幽幽鋪陳在褪了色的紅布上，這時在喧嘩浮鬧的街頭，成為一件件任人選購的商品。

這種下場也許不是它們的意願，它們或許不願意妥協，可是命運叫它們沒有選擇，身份的滿足珍貴並不表示前途可以自我掌握。

一條昏黃的夜街，缺乏耀眼奪目的麗麗竄動的霓虹燈，卻瀰漫着歷史的陈舊味道和詭秘氣息，一群憧憬着古代中國的身份為華裔的外國遊人徜徉不捨。在料峭的夜風中，腳步益發放緩，幾乎每一攤每一檔皆具有強大的磁性，吸引着眾人流連駐足細細觀看。

回到投宿的旅館，另一群同團的遊人正好回來，大家互相比較着剛剛購買的手上商品，當他們說他

們去的地方才是當地著名的夜市場時，我們方曉得剛才走錯了相反方向。

有人開始懊喪地，頻頻重複他的後悔。

「啊！早知道晚餐後跟你們一道走。」

「你們買的玉戒指多翠綠，一定是真的玉器。」

「你這個茶壺，一看便是真古董，我有研究的。」

辛辛苦苦討價還價才買到的東西，明明在路上還興高采烈地當成寶貝，愛不釋手，聽到自己去錯地方後，猝然覺得，應當是在著名夜市買的東西，才是最好最漂亮的原裝貨，對自己花了長時間，艱辛搜索所得，頓時不屑一顧，口氣收藏着深深不已的懊惱。

到手的東西，再怎麼熠熠閃亮也會變得黯然失色，不值珍惜。

生命旅途中，我們不斷地犯同樣的錯誤，不斷地悔恨，然後不斷地重蹈覆轍，這是人的天性中最愚蠢的部分。

在行旅時，無意間走進一個不是遊客去觀光的無名夜市，不也是另一種與眾不同的特別收穫嗎？為甚麼一定要和其他人同樣選擇？非得眾人走同樣的一條路麼？

為何要因為它的不出名而耿耿於懷和懊喪不已？為何要輕忽蔑視同是夜市場的無名夜市呢？

我沒有憾意。

伸手探進風衣的袋裡，緊緊摩挲着攔在裡邊的魔頭玉墜子，想起那個有一雙深邃眼睛的瘦骨嶙峋白髮蒼蒼老販者說：「這是來自新疆地區的保護神，把它帶在身上，會帶給人幸福、美滿和快樂。」

佇在身邊的Y眼神迷惘，口氣困惑，新疆是她的原鄉，但她卻問我：「你真的相信他說的話麼？」

或許這只是民間玄言，但我真高興我買下了它，因為突然發現，這個魔頭玉墜子其實是人的一顆本心。



■ 夜市 網上圖片

古今談台

黃河大合唱

■ 吳羊璧

有一天，聽到了《黃河大合唱》的一段旋律，覺得很親切。回憶到當年抗戰的日子裡，每當聽這首大合唱，或唱這首大合唱（一個人唱的時候，大多愛唱其中的〈怒吼吧！黃河〉），那時的種種感受，一時都向心頭湧來。

能夠保存有抗戰回憶的人不多了，到底已經過去了幾十年（抗戰開始那一年是一九三七年，能夠保存有記憶的人都上了年紀了）。

我也是保存有抗戰日子記憶的一個，自然也是七老八十了。抗戰那年，我還是個小學生。雖然是小學生，對於戰亂的記憶同樣是很深的，想起來，現在和平的日子多麼可貴。

那時候，最愛聽，最愛唱的是《保衛黃河》。

那時聽大合唱的機會不多。《黃河大合唱》一共八首，有合唱，有獨唱，中間有朗誦，形式多樣，對於我來說，不但覺得好聽，還覺得很新穎。不過，聽正式演出的機會並不多，每一次聽，甚至每一次獨自在那裡哼哼，心裡都很激動。

那時唱保衛黃河，就想着是保衛全中國。黃河對於我們是中國的象徵。日本軍閥的侵略軍那時是從東北、華北侵略下來，黃河在北方，首先受到威脅。對於作為中華民族的象徵，保衛黃河，自然也就是要保衛全中華民族的每一寸土地。

〈怒吼吧！黃河〉先有一段朗誦：「聽吧！珠江在怒吼！揚子江也在怒吼！啊！黃河！掀起你的怒濤，發出你的狂吼。向着全中國被壓迫的人民，向着全世界被壓迫的人民，發出你戰鬥的警號吧！」

在朗誦之後，接下去就是雄渾的四部合唱：「怒吼吧！黃河！怒吼吧黃河！」一句又一句，讓黃河的怒吼聲在人們心頭迴蕩。

這段朗誦的效果非常好。振臂一呼，讓人們保衛黃河，保衛全中國的精神更加振奮。

現在相隔幾十年了，幾十年前唱出《黃河大合唱》的時候（一九三七年抗戰開始），中國積弱，受盡欺凌。現在中華民族正在走向強大與復興，再也不能在強權面前低頭了。說起來，《黃河大合唱》的作者冼星海那時還只有二十多歲（冼星海，一九〇

五年生，一九四五年去世），卻能寫下這樣有氣勢的作品，為中華民族喊出了強大的聲音。如果冼星海更長壽一些，不知還可以為中國人民寫出多少激情的曲子。

《黃河大合唱》第五曲，〈河邊對口曲〉，男高音與男低音對口以歌曲相向對答，以兩個老鄉的遭遇，唱出了當時廣大淪陷區大眾的景況：「張老三，我問你，你的家鄉在哪裡？我的家，在山西，過河邊有三百里。我問你，在家裡，種田還是做生意？拿鋤頭，耕田地，種的高粱和小米。」兩個老鄉的遭遇都是「家破人亡無消息。」「有家不能回」。於是他們發出了共同的吼聲：「仇和恨，在心裡……咱們一同打回去」，「太行山上打游擊！」「一同打回老家去！」如果你聽《黃河大合唱》，對這一曲，心頭的共鳴一定會高高升起。我自己在哼唱這大合唱的時候，特別愛哼這一曲。

《黃河大合唱》中還有一曲：〈黃河怨〉，是一個婦女悲慘的歌聲。「鬼子啊！你這樣沒心肝，寶貝啊，你死得這樣慘！」然後高高唱起：「黃河的水啊！你不要嗚咽！」這是大合唱中最悲傷的一曲，唱出了當時中國人民受苦的一面。但接下去就是雄渾有力的《保衛黃河》。

寫到這裡，我又在期盼，能再在音樂會中，聽到大合唱動聽有力的旋律。

落葉清瘦的脈絡間，終於浮現冬的脸。

今年南方的秋冬像患着重感冒。綿綿細雨淋漓不盡，空氣濕乎乎的，粘乎乎的，像極了黃梅天，連呼吸都彷彿要長霉。

在印象裡，銀杏樹本該在秋的一天會突然滿身金黃，葉子金子般整齊、絢麗，而在冬的一夜間會全部飄落，絕不拖泥帶水。這灑脫決絕的姿態，總讓我想起林風眠迅疾的筆鋒，無比潔淨而流暢的美。

然而，季節失信了，一切便亂了。一片片青不青黃不黃的葉子，透露了銀杏樹內心的糾結。是春天來了嗎？葉子，該黃還是該綠呢？難道是我這老還童、青春永駐了？這樣一想，它便上當了，它卯足勁兒，拚命維持着全身的綠，即使偶爾有凌厲的風拂過，它也以為了是料峭春寒。

然而，它的額頭，它一片片扇形的葉子上部，漸漸泛起了一種黃——一種陌生的黃——黯淡，甚至焦黃，甚至黑斑，甚至還有蟲咬，而不是從前的金黃。

這是無所適從熬成的黃。

銀杏樹驚慌失措。如此不倫不類的自己，連它自己也厭惡。早知如此，它寧願瞬間枯萎墜落，自然抵達那個最美的昇華。而現在這個樣子，算甚麼？

然而，它已不由自主。無數葉子，在已經亂套的法則裡，煎熬得青不青黃不黃，焉焉的沒有一絲神采。有的掙扎着想徹底黃透，有的還很綠但已經掉了下來，提前死亡了。甚至有些葉子，連着細小的枝丫一起掉了下來。

熬葉

蘇滄桑

一類樹，如經歷一場大病瞬間着老的女子，再是風姿綽約。然後有一天，冬躲在一場疾風驟雨後，一次變成金子的機會，落了一地的——難看。

暖洋洋的初冬像一個稚嫩的孩兒，但據預測，接下去極可能是嚴酷的極寒，這個孩子會瞬間老去，沒有過渡。糾結的，自然不止銀杏樹，還有無數其他樹，花，莊稼，還有人！這些人，在亂了套的季節和規則裡，茫然失措，無所適從。漠然、精神分裂、抑鬱症等精神疾病呈高發態勢，已超越心臟血管、呼吸系統及惡性腫瘤。而隱形的、輕微的準精神疾病，也許連背着沉重書包艱難跋涉的孩子都難以倖免。

人人都都在問，這個世界怎麼了？

出乎意料，在我滿以為今年所有的銀杏葉，再也不會真正變黃時，連幾夜寒流後，卻仍有一棵銀杏樹，如花朵般綻放開金子般的葉子，與陽光同比明媚！

原來，我錯了。其實，這個所謂的「全民焦慮時代」，絕大多數數人、人性中的美好高貴的部分，仍然和金子般的銀杏葉一樣，在。否則，順沛焦灼的每一天裡，怎還會有時時的感動？



■ 落葉在訴說怎樣的情懷？ 網上圖片

古典瞬間

進璽鬧劇

秦滅六國之後，嬴政以和氏璧（一說是用藍田玉）雕琢象徵皇權的印信，上書篆文八字：「受命於天，既壽永昌。」自此，這方玉璽就成為了君權神授的符命，並隨着朝代的更迭，屢易人手。擁有傳國玉璽的皇帝，以此自視為正統，而沒有傳國玉璽的皇帝，則被視為「白板天子」，有名不正之嫌。《南齊書·輿服志》曰：「乘輿傳國璽，秦璽也。晉中原亂，沒胡，江左初無之，北方人呼晉家為『白板天子』。」西晉之末，匈奴攻陷洛陽，擄走了晉懷帝，傳國玉璽也一併被劫走。後來建立起的東晉政權，因皇帝沒有傳國玉璽，因此遭到北方政權嘲諷為沒有國璽的「白板天子」。

自五代時期，後唐末帝李從珂懷抱玉璽自焚身死，傳國玉璽就開始下落不明。雖然此後的歷代皇帝都竭力淡化傳國玉璽的影響，並不斷地刻印為璽，但身為「白板天子」，無法向臣民誇示自己的皇權乃為天命所授，一直都是歷代皇帝心中的一個隱痛。故從宋至清，歷代都有自稱發現了傳國玉璽、並進獻給皇帝的鬧劇發生。

最為轟動的一次是北京哲宗紹聖三年（1096），咸陽有個叫段義的農民翻修房屋，挖地基掘得一方玉璽，進獻朝廷後，經過以蔡京為首的13名朝臣鑒定，認為就是秦皇嬴政所製的玉璽。雖然當時持反對意見的人也很多，《宋史》曰：「紹聖末，朝廷得玉璽，下禮學諸儒議，言人殊。」但無奈蔡京等一眾

■ 青絲

青絲

權臣勢大，其他人無法反駁，只能接受這一既成事實。實際上，這是蔡京等人策劃的一個欺騙宋哲宗的把戲而已。這方偽造的玉璽，後來隨宋徽宗一同被金人擄去，不知所終。

元三十一年（1294）甲午正月，御史台都事闊閭衛向朝廷報告，名將木華黎的孫子拾得家中有一方玉璽。御史楊桓受命前往辨認玉璽上面的篆文，確認為「受命於天，既壽永昌」八字，遂據此認為是傳國秦璽。由於當時元世祖剛剛駕崩，主持大事的徽仁裕聖皇后賜給進璽的拾得錢鈔二千五百貫，闊閭衛也獲賜兩塊金織文段。不久，元成宗繼位。即位之日，徽仁裕聖皇后親手將這方玉璽交給兒子。元成宗認為闊閭衛在此事中立下了大功，後來又加授他為漢中廉訪僉事。不過，經明人考據，元成宗得到的玉璽，上刻螭形，而非傳說中的「五龍交紐」，也沒有魏文帝曹丕篡漢自立時在玉璽旁邊加刻的「大魏受漢傳國璽」字樣，肯定是偽物。

明弘治十三年（1500），陝西都御史熊翀奏報，鄠縣農民毛志學挖得一方玉璽，寬一尺四寸，厚二寸，上書「受命於天，既壽永昌」字樣。明孝宗讓禮部的官員查驗真偽。禮部尚書傅瀚認為，尺寸如此大的玉璽絕非秦璽，肯定是後人仿製，建議暫時收藏在宮裡，別讓這種偽物流傳民間。明孝宗採納了他的建議，僅賞賜進璽的毛志學銀子五兩，算是鼓勵他的積極性，報告的都御史熊翀並無任何賞賜。結果，本想憑此事邀功

討賞的一眾官員人等，全都討了個沒趣。

《清史稿》載，天聰九年（1635），皇太極獲得歷代傳國玉璽，加之又剛收服了察哈爾全部，以為吉兆，遂建國號為「大清」，改元崇德。當然，這方所謂的歷代傳國玉璽，就連他的後代子孫也不相信是真的，乾隆後來就親自鑒定為仿刻的贗品。康熙四年，江南總督郎廷佐報告，溧陽縣農民顧起龍等人掘得一方玉璽，上書篆文「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執厥中」十六字，郎廷佐派了三名筆帖式將玉璽送到京城。雍正或許是對這種騙局已深感厭煩，連組織人員鑒定的程序都免了，只是讓人把玉璽收藏到內庫，另賞賜獻璽的顧起龍銀子五十兩，三名護送玉璽進京的筆帖式各賜馬一匹。後來，松江又有漁戶聲稱打漁時網得玉璽，為雙螭龍紐碧玉印，上面還沒有刻字，提督高其位派人送到京城，雍正也是賜四團龍補服一襲打發了他。乾隆三年，江南河道總督高斌報告，在疏浚寶應河時掘得一方玉璽，模樣古拙可愛，與元代《南村輟耕錄》裡記載的玉璽形制頗為吻合。乾隆收到呈送上來的玉璽，一眼就認定是仿刻偽造的，將之貯藏在內庫，作為古玩玩賞。

明清兩代的皇帝之所以對進璽失去興趣，並不是他們人特別聰明，而是之前已有過太多的偽造玉璽欺君的事情發生，所以他們很清楚，若是貿然聽從之，很有可能貽笑後人。加上明清兩代都極力地強化君主獨裁，樹立絕對的皇權，處於這種高壓統治之下，皇帝已不需要傳國玉璽來證明自己的「正統」地位。這種心態方面的變化，也使得帝王們具有更好的防騙能力。